

容器破裂:奥兹克《斯德哥尔摩的弥赛亚》中的喀巴拉书写^{*}

隋莹莹^{**}

【摘要】美国著名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兹克的作品体现了鲜明的犹太性,这种犹太性彰显了作者对当代美国犹太文化中犹太传统缺位所进行的深刻思考。奥兹克擅长使用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意象表征传统的犹太主题,探究回归犹太传统的手段与形式,《斯德哥尔摩的弥赛亚》便是极佳的例证。本文从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出发,以《斯德哥尔摩的弥赛亚》为例,剖析“炖锅”这一容器意象所蕴含的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维度,探索奥兹克如何利用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因子,言说其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对自身犹太文化的反思。“容器破裂”蕴含着强大的解构力量,能在某种程度上去除蕴含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偶像崇拜元素。奥兹克利用“容器破裂”旨在冲破美国主流文化的桎梏,回归并彰显犹太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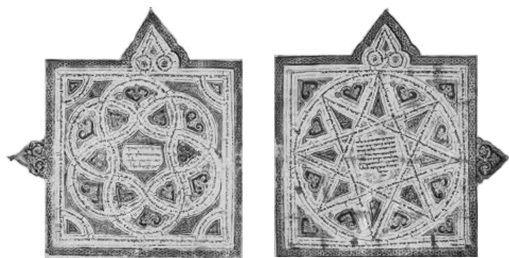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关键词】辛西娅·奥兹克;《斯德哥尔摩的弥赛亚》;喀巴拉神秘主义;容器破裂;反偶像崇拜

引言

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曾获得1971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奥兹克出生于纽约,后移居至布朗克斯,是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童年经历对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她路过教堂时,被人叫作“杀害耶稣的刽子手”。作为犹太人,她以演唱圣诞歌为耻,却被同学无

^{*} 本文受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17ZDJ09)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 隋莹莹,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情嘲笑。多年后,奥兹克仍然认为这种创伤“永远无法完全修复”^①。幸运的是,家人给予她极大的支持,她获得了精神力量。奥兹克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学者,经常为女儿解读《塔木德》(Talmud)经文,朗读美丽的希伯来语文段。家族中浓厚的文学氛围为她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因其作品思想深沉,艺术凝聚力强,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丹尼尔·露丝(Daniel Rose)称其为“犹太人中的艾米莉·狄金森”。

与狄金森不同的是,奥兹克十分关注并思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且经常在作品中借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因子书写犹太传统,如《普特梅塞故事集》(The Puttermesser Papers)和《斯德哥尔摩的弥赛亚》(The Messiah of Stockholm)。在这些作品中奥兹克描写了当代美国犹太传统所面临的危机,并试图提供维系犹太传统的契机与途径。《斯德哥尔摩的弥赛亚》(以下简称《弥赛亚》)便是极佳例证。《弥赛亚》的主人公拉尔斯是一名文学评论编辑,其所在的杂志社如同一个容器——“炖锅”(Stewpot)^②,那是一个由美国主流文学和公共娱乐主导的世界。因为鲜有读者关心他的周一专栏,他在杂志社中处在边缘地位,无人重视。他杜撰自己是著名波兰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的遗腹子,试图寻找舒尔茨的遗作《弥赛亚》的手稿,以证明自己所研究的犹太文学的价值。

小说《弥赛亚》备受评论家青睐。国外学者对《弥赛亚》中的喀巴拉神秘主义维度尚未系统探究,但这一研究视角从未被忽视。学者米歇尔·格林斯坦(Michael Greenstein)致力于奥兹克审美艺术研究,他认为主人公拉尔斯的世界是“奥兹克创作的一个喀巴拉式的世界”^③。斯蒂文·卡茨(Steven Katz)从修辞学角度出发探究了喀巴拉神秘言论对奥兹克创作的影响,认为“《弥赛亚》中的文学语言可被称为上帝之言”^④。伊莲·柯娃(Elaine Kauvar)强调《弥赛亚》是“一场有关文学先驱的辩论,一种关于写作本身的思考”^⑤。上述研究都与本文所讨论的喀巴拉神秘主义思想相关,但这些研究只是把神秘主义当作研究背景

^① Elaine Kauva, *Cynthia Ozick's Fiction: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85.

^② “炖锅”在原著中为 Stewpot, 本文将其译为“炖锅”。炖锅指的是一种炊具, 炖锅类食物是各种食物的大杂烩, 包括各类蔬菜和食物的混合。炖锅类美食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也具有文化内涵, 暗示着人口和文化等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中的炖锅, 指的是主人公拉尔斯工作的杂志社, 它如同一个充斥着美国主流文学作品的大炖锅。

^③ Michael Greenstein, “The Muse and the Messiah: Cynthia Ozick's Aesthetics,”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8 (Spring 1989): 59.

^④ Steven Katz,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Kabbalah: Toward a Jewish Philosophy of Rhetoric,”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5 (Annual Edition 1995): 107.

^⑤ Elaine Kauva, *Cynthia Ozick's Fiction: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简要提及,并没有深刻挖掘《弥赛亚》中的喀巴拉内涵,也没有阐明喀巴拉神秘主义和反偶像崇拜主题之间的联系。国内尚无将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思想与《弥赛亚》结合研究的先例,未发现《弥赛亚》具有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的维度。本文从神秘主义角度出发,挖掘奥兹克的喀巴拉神秘主义书写,剖析“容器破裂”(Shevirah)的内涵,揭示文本中的“容器破裂”意象与反偶像崇拜主题之间的关系,展示奥兹克如何以犹太传统中的反偶像崇拜精神诊治当下美国社会弊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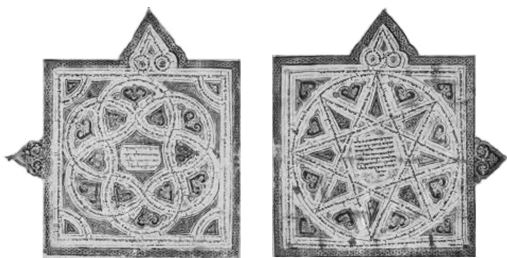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一、奥兹克与喀巴拉神秘主义

喀巴拉(Kabbalah)是希伯来语(קבל)的音译,意为“传统”(tradition)或“接受”(reception)。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思想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将其解读为“传统之教义”^①。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者认为,上帝在传授给摩西成文律法的同时,也将一些不能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口传律法传授给他,这些口传律法成为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源头。喀巴拉主义者的任务是通过研究上帝口传律法,探索有限性与无限性、内在性与超越性合一的途径,从而在这一过程中重塑犹太传统并实现救赎。当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暂时无法通过人类理性来获得合理解释时,人们往往诉诸神秘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此外,喀巴拉不仅是简单的自省,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层面的追求,“通过自我反省,喀巴拉主义者寻求自我的统一和超越,以加深对最高生活秩序的理解”^②。喀巴拉提供了一种维系与上帝关系的方式,这种关系跨越了任何媒介,是一种具有直接性的联系,“所有对上帝的认识都是建立在一种上帝与造物的关系上”^③。喀巴拉神秘主义者试图与上帝所彰显出来的诸多属性进行直接沟通,通过探究人与上帝关系来接受神圣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尽力缩小上帝与人类沟通的鸿沟,将此视为终身事业。喀巴拉主义者认为,宇宙的演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回归的过程,人类需要回溯创世,思考前伊甸园时期的原始状态,因为在这一状态中,人类无需任何媒介便可与上帝直接交流,领受没有携带原罪的传统。喀巴拉神秘主义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宗教流派思想,它具有明显的跨界性质,是犹太人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重要途径,也超越了犹太宗教语境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产生影响。一方面,

① G. G. Scholem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涂笑非 Tu Xiaofei 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3),1。

② 陈影 Chen Ying,〈认识批判序言中的喀巴拉思想解读〉[A Kabb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Walter Benjamin's "Epistemo-Critical Prologue"],《外国文学评论》[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2019年第3期[2019, Issue 3],37。

③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11。



喀巴拉神秘主义对文学批评观产生内在影响,甚至已经内化成为一种思维模式。美国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将喀巴拉视为“一种书写理论”,他认为,喀巴拉“除了对思维中的创造直接描述外,更为展示诗的影响生成的过程提供最佳范例,为充满疑问的诠释之路提供一种图示”^①。另一方面,喀巴拉神秘主义中的意象直接为作家提供创作资源,D.H.劳伦斯、叶芝、乔伊斯等人作品中都蕴含着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意象。奥兹克的《普特梅塞故事集》中的“戈伦”(Golem)和《弥赛亚》中的“容器破裂”都是直接取材于犹太神秘主义意象。

“容器破裂”与奥兹克所珍视的作家想象力密切相关,她本人也与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之间有很深的渊源。1980年,奥兹克拜访了肖勒姆,她在此次谈话中明确了犹太喀巴教神秘主义对宗教和文学的影响,她认为作家“会不由自主地沉迷于神秘的宗教”,认为肖勒姆对喀巴拉的诠释“决定了人们审视自我与看待世界的方式”^②。奥兹克意识到喀巴拉喷泉般的活力,并将喀巴拉视为“一个增殖系统,象征性地描述了创世与启示”^③。她认为,喀巴拉神秘主义激发了作家的想象力,为理解犹太传统价值观提供了新的视角,“肖勒姆对喀巴拉的重新解读,使理性犹太教能重振神话和神秘主义的血统,并以众泉喷涌之活力焕发了宗教想象力”^④。换言之,喀巴拉与人的想象力息息相关,而作家需要想象力来进行文学创作。奥兹克一生都在用富含想象力的方式讲述犹太故事,“容器破裂”正是想象力在其作品中的重要载体,喀巴拉隐喻的“火花点燃了奥兹克的想象力”^⑤。

以撒·卢里亚(Isaac Luria)在前人经典著作的细枝末节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一些概念。“容器破裂”是卢里亚喀巴拉(Lurianic Kabbalah)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是创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要把握容器破裂的内涵,首先要将其置于上帝创世的语境中来考察。上帝创世过程为:第一步是神光收缩、回归(Tsimtsum),第二步是容器破裂,第三步是修补(Tikkun)。创世的第一步是否定,即上帝的收缩、回归,这是一种带有辩证性的否定,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收缩过程使宇宙的存在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一切,上帝将如何从无到有创造世界”。^⑥创世之前,神光无处不在,到处是上帝的在场,没有多余的空间来进行创造,因此

① Harold Bloom, *Kabbalah and Criticism*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1975), 25.

② 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3), 139.

③ 同上,135。

④ 同上,139。

⑤ 同上,139。

⑥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1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上帝不得不舍弃自身一部分,为原始世界腾出空间。创世本身是减少、收缩,而不是增加、繁殖。创世过程并非总是向前发展。相反,其运行机制是双向的,即“每一个新的散发和表现都会先出现集中和缩回”^①。因此,神光收缩使创世成为可能。神光收缩之后,需要一个空间(或曰容器)来保存神光。但是当神光注入容器时,上帝之光过于强大,容器的外壳(Kelipah)无法承受神光涌入,发生破裂,外壳的碎片四散而去,这是创世的第二步。在容器破裂之后,神光的一部分回到了上帝自身,也有一部分附着于四散的碎片落于物质世界。“容器破裂之后,便进入神光流溢和创造的其他阶段;一切都以某种方式破裂,一切都有缺陷,一切都没有完成。”^②既然缺陷存在,就有继续创造的必要。“容器破裂的概念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在世界建造完成并变得完美之前,上帝最初的创造必须被彻底改造甚至摧毁。”^③容器的碎片携带着一部分神光坠入原始空间,此刻进入创世第三步,人类寻找神光的碎片,进行容器“修补”。可见,在神光收缩→容器破裂→神光修补这一过程中,容器破裂是创世的关键阶段。

容器破裂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涵随时间推移不断丰富。如前文所述,在前人启发下,卢里亚发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而肖勒姆在《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等作品中将其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就像种子破裂以发芽开花,头一批的碗必须打碎,以便圣光、宇宙的种子起它的作用”^④。在创世过程中,容器破裂是上帝更新自身的重要一环,它象征着创造和新生。现代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研究学者德罗布(Sanford Drob)在《喀巴拉符号:哲学与心理学视角》(*Symbols of the Kabbalah: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和《喀巴拉和后现代主义》(*Kabbalah and Postmodernism*)两部作品中继续对其进行现代和后现代行诠释。在他看来,“容器破裂是一种破坏行为,也是一种创造行为”^⑤。换言之,容器破裂本身携带辩证维度:一方面,容器破裂破坏了原先的创造,带来了危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装满神光的容器破碎,意味着上帝进行下一个创造的开始。这体现了创世神话中矛盾与统一的辩证规律。德布罗还指出,“容器破裂瓦解了各种权威,使我们敞开胸襟,接受新的可能性”^⑥。容器破裂是“对我们的所处的文明世界的结构的挑战”^⑦。容器破裂象征着对权

①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255。

② 同上,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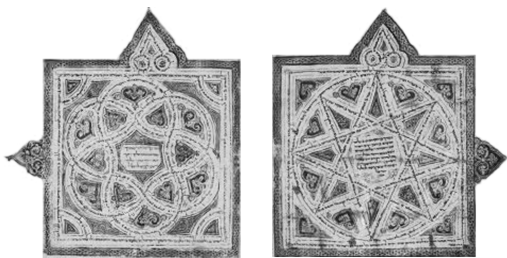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③ Sanford Drob, *Kabbalah and Postmodernis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9), 93.

④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262。

⑤ Sanford Drob, *Kabbalah and Postmodernism*, 31.

⑥ 同上,103。

⑦ 同上,297。



威的质疑,通过其中所蕴含的毁坏力量,鼓励着人们挑战权威、打破权威;容器破裂提供了一种建立完美世界的可能性,暗示着可推翻绝对价值和秩序的旧系统,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容器破裂所蕴含的毁坏力量,鼓励人们挑战权威。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容器破裂中蕴含的反权威精神,鼓励其冲破美国主流文化的束缚,积极拓展本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二、作为容器意象的“炖锅”

“按卢里亚的说法,上帝被迫放弃自身中的一部分,为世界让出空间,一种神秘的原始空间,上帝退出是为了在创造和启示的行动中再回来,这是 En-sof,无限的存在的首次行动。”^①容器,作为承载神光的器皿,是上帝或者说无限者本体(En-sof)借以体现自身的工具。喀巴拉学者德罗布以卢里亚喀巴拉思想中对容器破裂的解读为基础,进一步丰富了容器的内涵,扩大了容器破裂神学内涵的适用范围。“容器,其功能是一种包含作用的器皿(containers),是一种使某种文明成为可能的结构(structure)。”^②在《弥赛亚》中,作为容器意象的“炖锅”是一个重复出现的线索,它不仅与故事情节的走向息息相关,也反映着主人公拉尔斯所处世界的本质——炖锅是一种具有“包含”作用的结构。这一结构有两个特点:无处不在性与封闭性。

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炖锅束缚着拉尔斯,使其无法逃离。拉尔斯把工作的编辑部想象成“炖锅”。这是一个文学世界,人物的一切活动都与文学相关。“斯德哥尔摩秋日的天空,半透明的黄昏开始降临,笼罩整个椭圆状的、空气潮湿的小城,如同一个鸡蛋壳保护着蓝黑色的鸡蛋黄。”^③此处展现了拉尔斯的压抑之感,因为炖锅被一层坚硬的外壳所保护,炖锅这一容器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学者露丝(Elisabeth Rose)认为这是“对神秘主义的公开参考”^④。喀巴拉神秘主义认为上帝是无限的。假如上帝向人们揭示关于自身的知识,其自身能够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被认知,那么上帝便成为有限性的上帝。而在喀巴拉的思想中,神是无限的,能通过神光收缩、容器破裂、容器修补的过程无限地给人以启示。喀巴拉思想中的宇宙演变与人类历史的演进具有同一性,

①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254—255。

② Sanford Drob, *Symbols of the Kabbalah: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aryland: Jason Aronson Inc, 1999), 296.

③ Cynthia Ozick,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7), 9.

④ Elisabeth Rose, “Cynthia Ozick’s Liturgical Postmodernism: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1 (September 1981): 9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承载神光的容器势必破裂,因为空间有限的容器无法承载无限的上帝。炖锅是承载美国主流文化的容器,人们在有限的文化空间内,所以犹太文化为了发展必须突破空间的有限性。主人公工作的杂志社编辑部是美国主流文化盛行的犹太社区的缩影。拉尔斯所在的杂志,刊登着美国名人的娱乐八卦,致力于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他尽量不与其他人交流,但是他没有打字机,“与加纳和安德斯不同,拉尔斯没有工作单间,这可能因为他的周一专栏总是那么默默无闻……他通常在周日的晚上十点出现在公司。如果安德斯不在,他通常就用安德斯办公室的打字机,或者加纳不在,他则用加纳的”^①。在与别人共享打字机的过程中,“打字机将他与炖锅联系在一起”^②。炖锅,是一个外壳坚硬的容器,将拉尔斯困在其中。拉尔斯的研究方向不受欢迎,经常受到其他主流文学编辑的冷嘲热讽,其专栏之所以鲜有人问津,是因为犹太知识分子被束缚在美国主流文化统治的容器中,逐渐被同化。大多数犹太人不再关注犹太文学与文化,而是选择美国主流文化与文学为崇拜对象。

在容器炖锅内部——犹太传统被边缘化的世界中,主流文化试图将边缘性的、异质性的文化收编、纳入自己结构内。“炖锅正在沸腾”^③,这暗示着主流文化欣欣向荣。然而,这种生命力并不属于拉尔斯,因为拉尔斯是个“被捕的灵魂”“被推离赛道的人”,“属于别处”^④。在炖锅这一容器中,拉尔斯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生活中没有亲人,工作中被人孤立。其他畅销文学评论编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火热的专栏日,而“拉尔斯总是困在周一”^⑤。因为周日的专栏无足轻重,开始上班的读者困意重重,鲜少注意他的专栏;而周一之外的专栏,比如说加纳的美国文学和安德斯的娱乐轶事,备受读者欢迎。这暗示着读者对美国文学主流文化的追捧,而犹太传统被忽视,被边缘化“在犹太人生活的某些时刻,如家庭聚会、婚礼和葬礼上,记住并强调它已经很不容易了”^⑥。面对犹太传统正遭遇危机的社会现实,奥兹克的危机意识激发其进行文学创作,她试图“通过小说来重建集体记忆”^⑦。在《弥赛亚》中,拉尔斯正是通过打破美国主流文化的容器的方

① Cynthia Ozick,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9.

② 同上,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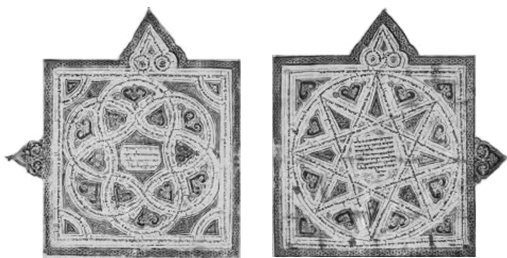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③ 同上,62。

④ 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r*, 234.

⑤ Cynthia Ozick,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2.

⑥ Samuel Heilman, *Portrait of American Jews: The La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66.

⑦ Peter Kerry Powers, “Disruptive Memories: Cynthia Ozick, Assimilation and the Invented Past,” *MELUS* 3 (Autumn1995): 80.



式,希望以犹太文学的力量改变犹太文化被边缘化的地位,繁荣犹太文化,唤醒犹太人对传统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拉尔斯这一人物身上有着奥兹克的影子,因为在现实中奥兹克本人也希望诉诸写作的力量,回归犹太传统。她在演讲中曾说:“我们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全人类而不是犹太人,那么我们的声音将完全消失。”^①由此可见,奥兹克认为犹太人应该勇敢发声,繁荣犹太文化。“作为犹太人,我是一个自学者。”^②自学者意味着犹太人必须自觉保持犹太身份,因为保持犹太人的身份是避免犹太文化消亡的方法。面临犹太文化被边缘化的现状,奥兹克利用容器破裂中蕴含的反权威力量,警示犹太人应该继承犹太传统。

容器破裂意味着向某一封闭性的结构提出挑战。喀巴拉神秘主义将上帝创世或世界演化与历史进程同一,试图将上帝创世的历史纳入一种有规律的体系中。上帝通过“收缩”“回归”为创世腾出空间,通过“容器破裂”完善自身,通过“修补”回到原初创造的起点。“卢里亚喀巴拉因以‘无限者’‘收缩’和‘容器破裂’三种否定力量,产生解构所有绝对价值、教条和偶像的效果。”^③喀巴拉上帝创世的进程的启发是,人类的历史演进也需要容器破裂这一创造性的行动。如果只是将某一文明、文化当成一种崇拜的对象,那么一方面异质文明和文化将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会导致陷入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误区。在炖锅这一容器内,异质性的犹太文化被边缘化,美国主流文化盛行,成为部分犹太人崇拜的偶像。

三、反偶像崇拜主题的回归与深化

在奥兹克的喀巴拉神秘主义书写中,主人公拉尔斯生活的炖锅容器内充斥着偶像崇拜的现象,而容器破裂这一意象的使用达到了反对偶像崇拜的效果。

作为犹太文学中最流行的主题之一,反偶像崇拜具有深刻内涵。“一神论的真正特性在于对偶像崇拜的否定。”^④反偶像崇拜是保持犹太教特性的重要一环。“相信不相信或遵守不遵守犹太人与上帝所立的契约,对犹太人来说是赖以生存的大事情,抑或说是检验犹太人信教与背教的试金石。”^⑤上帝与摩西之约、

① Cynthia Ozick, “We Ignoble Savages,” *Evergreen Review* 3 (November 1995): 90.

② 同上,150。

③ Sanford Drob, *Kabbalah and Postmodernism*, 93.

④ Leora Batnitzky, *Idolatry and Represen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5.

⑤ 傅勇 Fu Yong, 〈“契约观”: 美国犹太小说的潜结构〉[The Concept of “Covenant”: On the Substructure of American-Jewish Fiction],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年第5期[2014, Issue 5], 3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都强调了反偶像崇拜。摩西十诫警示不可偶像崇拜,“你不可有其他的神”反映了犹太教中一神崇拜的思想。^① 亚伯拉罕之父他拉因雕刻木制神像而受到上帝的惩罚,亚伯拉罕摔碎异教神像,尊上帝为唯一的神。这是《旧约》中有最早关于偶像崇拜与反偶像崇拜的记录。另外,“拜金牛犊”的故事也警示人们偶像崇拜的严重后果。西奈山下,以色列人制造金牛犊,违背上帝的律法,遭到上帝的击杀,付出沉重代价。更重要的是,犹太人身份的定义来源于与上帝的契约,因为“在神学范畴内,从相反的方向去描述,是最能行之有效抑或最简明扼要地定义犹太人的方法:犹太人是避免偶像的群体,是最不应该期待成为他拉——塑造偶像者——的群体”^②。犹太人想维持与上帝的关系,就必须牢记上帝之言,并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律法。可见,反偶像崇拜已然成为一种道德伦理。“道德—一神教信仰激励着文化建构。”^③反偶像崇拜引导犹太人保持民族特色,构建独特的民族文化。“《希伯来圣经》中有关于神观的特征是无像崇拜(aniconic worship),一切神像皆禁止作为对耶和华之崇拜。”^④犹太人的独特性在于其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坚持与上帝的契约,杜绝偶像崇拜。一旦违反了偶像崇拜这一律法,也就不再有唯一的神之说。而犹太人的历史也证明,这种内化于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反偶像崇拜思想,已然成为犹太人流失家园情况下避免被其他文化同化、保持民族特性的有效工具。

《弥赛亚》中的偶像崇拜具体表现为炖锅内部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崇拜。这种偶像崇拜的根源,是西方文化统治之下犹太信仰的缺失和犹太文化的缺位。大屠杀的阴霾尚未消失,部分犹太人怀疑自身信仰,而移民美国后异教文化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便以美国主流文化为崇拜对象。文本展现了部分犹太人移民美国后崇拜美国主流文化的社会现象。“拉尔斯的风格十分纯粹,而加纳恰恰相反,他是完全的美国风格。加纳喜欢一切美国性的东西,包括他们的人造芝士。每次去纽约旅行他都会带六磅的维尔维塔牌芝士当作礼物送给妻子。”^⑤加纳便是一个崇拜偶像的例子,他将美国主流文化视为潮流,因受其熏陶而沾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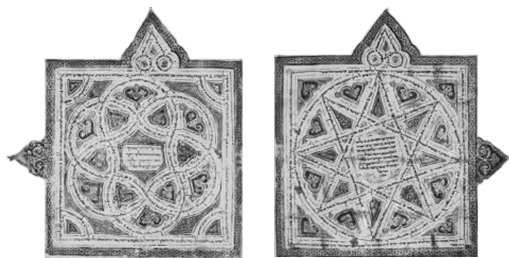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① 《圣经》(中英文和合本)[The Bible: In Chinese and English(Chinese Union Version)](上海[Shanghai]: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2017),6。

② 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r*, 234.

③ Leora Batnitzky, *Idolatry and Representation*, 11.

④ 李炽昌 Archie LEE,《〈希伯来圣经〉中的无像的神和中国的神像宗教》[The Aniconic God and Chinese Iconolatry],收录于《犹太研究》(第14辑)[Jewish Studies (14)],傅有德 Fu Youde 主编(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16),3。

⑤ Cynthia Ozick,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2.



自喜。“奥兹克强调犹太教中的‘契约观’，一方面说明她对犹太教‘契约’精神一往情深，坚持犹太传统中最根本的东西；另一方面，她也在强调犹太人的道德责任而非偶像崇拜。”^①偶像崇拜和反偶像崇拜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人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违反法律并制造偶像。“奥兹克在一个充满基督教世俗价值观的社会中，为维护犹太教和犹太文化而努力。”^②由此可见，奥兹克从未忘记作为一个犹太作家的责任，一直在写作中践行犹太传统。

奥兹克利用犹太神秘主义中的容器破裂意象对传统反偶像崇拜主题进行了现代、后现代诠释。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打破曾经使世界变得有意义的思想和结构，使原有的不可侵犯的基础发生破裂。“容器破裂”这一观念的内涵与后现代主义精神中的“基础的破坏”是一致的。而“容器破裂”中对“基础的破坏”这一内涵，赋予拉尔斯击碎偶像的能力，达到了反偶像崇拜的效果。再者，德布罗也注意到了后现代思想与犹太神秘主义之间的关联。“据卢里亚喀巴拉学派，容器破裂是一种对船舱甲板的清理、一种崭新的开始、一种对现有的我们所处的文明生活结构的挑战。”换言之，喀巴拉神秘主义中的“容器破裂”蕴含着强大的解构力量。“容器破裂”这一意象进一步成为奥兹克在《弥赛亚》这一文本中书写反偶像崇拜主题的有力工具。主人公拉尔斯用“容器破裂”来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试图打破美国主流文化的偶像，回归犹太传统，引起人们对犹太传统的关注。拉尔斯打破容器的尝试具体体现为反抗他所在的杂志社中盛行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崇拜思想。拉尔斯经常受到公司内的畅销文学专栏作者的嘲讽。他声称自己是著名犹太作家舒尔茨的儿子，坚信一旦找到舒尔茨的遗作手稿，就不仅能够证明身份，从而使自己所做的研究在“炖锅”这个世界里有一席之地，还能重振父亲在文坛的声望，“他的父亲生来就是作家名人堂中的一员——拉格洛芙、史努克·哈姆生、托马斯·曼……这份冗长的获奖者的名单。他的父亲如果仍然在世的话会拿到这份大奖——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③这份名单中的作家都曾赢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拉尔斯认为舒尔茨也应在名单之列，于是他将全部身心投入搜索舒尔茨的遗作中。拉尔斯为打破容器采取了一种疯狂的尝试，他杜撰身份以证明自己所推崇的犹太文学的重要性。容器破裂代表着我们所处的世界中的基础的价值观念被置换、被打碎，它们的碎片四散，在打破容器之后人类通过重组碎片，抛弃旧的僵化的思想，迎接新生与进步。无论容器是否破裂甚至被毁坏，无论基础是否被打碎，这种正在努力打碎它的勇气是具有积

① 傅勇，〈“契约观”：美国犹太小说的潜结构〉，31。

② Sanford Drob, *Symbols of the Kabbalah: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

③ Cynthia Ozick,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极意义的。拉尔斯希望利用犹太文学与文化作为唤醒犹太同胞的武器,尝试打破炖锅所代表的偶像。在此,奥兹克用小说戏剧性的方式表现了拉尔斯的反偶像崇拜精神。容器破裂也是一种“替代力量”^①。在奥兹克所处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并不关心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经常关心美国主流社会的问题,而忽略了自己的文化,逐渐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同化。奥兹克赋予拉尔斯一种置换或替代的能力。拉尔斯对犹太作家舒尔茨作品的复兴着迷,源于对犹太文化的热爱和对犹太身份的追求,他尝试着以犹太文学与文化置换美国主流文学与文化,改变犹太文化被边缘化的地位,其价值选择鼓励他努力打破以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为本质的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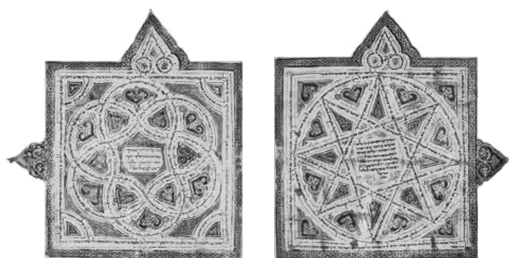
关于犹太喀巴拉思想与后现代精神的在《弥赛亚》这一作品中的互动,其中缘由在奥兹克的后现代艺术中可见端倪,因为奥兹克被称为美国犹太后现代主义的代言人。学者露丝认为:“后现代主义成为表现奥兹克艺术性的最完美的工具。”^②后现代思潮“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③。奥兹克也曾公开表达了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她曾对文学的目的作出以下总结:“拒绝‘普遍的’模糊性;去区分一个人相比于另一个人的生活的差异性;去照亮多样性;去言明最小生命单位的生命的存在;去展现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体相较于他人的特殊性;在其令人惊诧的特质中,言说最小生命单位的独特的生命圣洁性。”^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奥兹克尊重差异性和特殊性,反对世界具有同一性、一致性和中心性的话语。在《弥赛亚》中,奥兹克对容器破裂的书写颇具后现代意味,拉尔斯为了打碎炖锅作了一系列的尝试,只有炖锅破裂之后拉尔斯才能摆脱束。炖锅这一意象代表着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中的容器,暗示着只有新的事物才有被创造出来的空间和可能性,暗示着只有原先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模式被抛弃,事物的多样性才能显现出来。这正是容器破裂内涵的体现。基于此,喀巴拉传统中的容器破裂这一核心概念所蕴含的破除权威、打破僵化现状的维度,也与后现代思潮的内涵达成了契合,二者都体现了对权威的质疑。奥兹克对容器破裂的后现代式书写,是对现有价值体系的质疑,旨在以容器破裂的破坏力量和颠覆力量粉碎权威,创造一个多元异质的世界。

① 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r*, 234.

② Elisabeth Rose, “Cynthia Ozick’s Liturgical Postmodernism: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106.

③ 陈世丹 Chen Shidan,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A Study of Americ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天津[Tianjin]:南开大学出版社[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6.

④ 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r*, 234.



结语

容器破裂是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在《弥赛亚》中,炖锅实则为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中的容器,作者奥兹克利用容器破裂这一意象来反抗美国主流文化,回归并彰显犹太传统。西方现代语境中犹太传统的缺位激发了奥兹克对反偶像崇拜主题的书写动力,奥兹克将蕴含着反权威力量的容器破裂视为反偶像崇拜的工具,旨在以犹太传统中的反偶像崇拜精神诊治当下社会弊病。奥兹克利用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对传统反偶像崇拜主题进行了后现代诠释,试图冲破美国主流文化的桎梏,倡导实现个体犹太性的回归,彰显了对犹太文化未来的关注,深化了反偶像崇拜主题。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意象为奥兹克的反对偶像崇拜提供了创作题材,点燃了奥兹克的文学想象力,深化了其作品主题。奥兹克为犹太作家的身份而感到自豪,她呼吁犹太人坚持犹太律法,珍惜祖先遗留的精神财富,避免偶像崇拜。奥兹克用文学创作与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作斗争,以高超的艺术技巧,成熟地驾驭了美国犹太文学传统主题,赢得了文学界的赞誉。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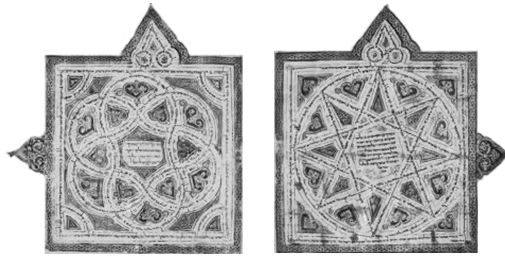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 1.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 2.[德]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涂笑非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 3.陈影,《认识批判序言中的喀巴拉思想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 4.傅勇,《“契约观”:美国犹太小说的潜结构》,《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5.李炽昌,《〈希伯来圣经〉中的无像的神和中国的神像宗教》,《犹太研究》,2016年第14辑。
- 6.《圣经》(中英文和合本),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17。

(二)外文参考文献

- 1.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3).
- 2.Cynthia Ozick,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7).
3. Cynthia Ozick, “We Ignoble Savages,” *Evergreen Review* 3 (November 1995).
- 4.Elaine Kauva, *Cynthia Ozick’s Fiction: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Elisabeth Rose, “Cynthia Ozick’s Liturgical Postmodernism: *The Messiah of Stockholm*,”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1 (September 1981).
6. Harold Bloom, *Kabbalah and Criticism*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1975).
7. Leora Batnitzky, *Idolatry and Represen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Michael Greenstein, “The Muse and the Messiah: Cynthia Ozick’s Aesthetics,”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8 (Spring 1989).



9. Peter Kerry Powers, "Disruptive Memories: Cynthia Ozick, Assimilation and the Invented Past," *MELUS* 3 (Autumn 1995).
10. Samuel Heilman, *Portrait of American Jews: The La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11. Sanford Drob, *Kabbalah and Postmodernis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9).
12. Sanford Drob, *Symbols of the Kabbalah: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aryland: Jason Aronson Inc, 1999).
13. Steven Katz,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Kabbalah: Toward a Jewish Philosophy of Rhetoric,"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5 (Annual Edition 1995).